通鑑綱目前編

周自桓王至傳王

十二
十三

漢書門
類 五
號 〇七
函 一四六
架 二六
冊 〇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五
號 〇七二
冊 一一〇
函 二八四
架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76
冊數 10（5）
函號 284 4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訂正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二

壬戌 周桓王元年 宋殤公元年 春二月莒公伐杞取牟婁

林氏曰此伐國取邑之始○胡氏曰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正其本也

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而自立 桓公在位十六年遇弑

胡氏曰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

淺草文庫

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
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
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
公弗禁石碏盡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
公子之道使預政主兵當國也春秋之旨在
於端本清源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
爲人君父
者之戒爾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氏曰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
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
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
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

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
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
日而還○林氏曰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
侯分黨之始於是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衛
一黨也東諸侯分黨而天下始多故矣○前
編曰按春秋宋陳蔡衛伐鄭是役也衛爲之
春秋以宋爲首宋穆公舍其子馮使出居鄭
以立殤公而殤公從衛伐鄭欲以除馮故春
秋誅心以宋爲首惡也州吁弑
君之賊其於此役不足爲誅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林氏曰此大夫專將之始○胡氏曰按左氏
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于魯乞師魯隱公辭之

羽父請以師會公弗許固請而行夫宋人乞師而公不許義也翬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氏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碏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林氏曰石厚碏之子也伸君臣之大義滅父子之私親

冬十二月衛人立晉 是爲宣公

胡氏曰人衆詞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

晉曲沃以鄭邢之師攻晉侯于翼王使尹氏武

氏助之翼侯奔隨　鄂侯在位六年出奔

前編曰按晉文侯於平王有修扞之功其後嗣爲曲沃所弱王室不能救已非矣桓王反使尹武氏助曲沃於君臣恩義邪正一切反之東遷以來諸侯放恣而周之舉措如此何以服諸侯之心乎

曲沃叛王命虢公伐曲沃立翼侯子光於翼是爲哀侯

九月魯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左氏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胡氏曰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爲嫡子聖人以爲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薛矣桓公簒殺之罪昭矣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又曰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故聖人

因事而書所以
正天下之大典

邾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胡氏曰邾人告鄭以伐宋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前編曰按鄭以公孫滑之故用師於宋宋又以公子馮之故用師于鄭宋已爲州吁所誘今鄭又爲邾人所嗾宋志在於去馮故爲人所誘邾心在於報怨故嗾人春秋前以宋主兵此以邾主兵皆誅心也然其時鄭伯猶未朝王也而左氏謂以王師會之或誤也鄭以王師伐宋則隱公九年之事耳左氏隱篇多誤此亦一事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甲子 三年 晉哀公元年 春晉翼侯自隨入于鄂

○左氏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前編曰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於翼故不復入翼而居鄂

鄭人輸平于魯

林氏曰和而不盟曰平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諸侯合而天下

始多
故矣

夏五月魯侯齊侯盟于艾

林氏曰此齊魯交好之始〇陳氏曰春秋之
初宋魯衛陳蔡一黨齊鄭一黨也於是鄭始
平魯鄭方交惡於王而亟
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爾

鄭人侵陳

左氏曰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
陳侯弗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
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
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
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
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冬宋人取長葛

京師饑

左氏曰京師告饑于魯隱公
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

鄭伯入朝

左氏曰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
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
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〇
通志曰鄭莊公乃桓公之孫武公子也桓死

幽王之難武輔平王東遷莊公欲修祖禰之好而王不禮之鄭始怨周○前編曰桜周東遷晉鄭焉依而王奪鄭伯政又嘗助曲沃伐翼此所以失諸侯也鄭伯不朝固有罪令其來朝與其進可也然鄭伯實利政權又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周桓公之說未盡當時之事情也○旣

音旣草多貌

夏魯城中丘

林氏曰此春秋書城之始○程氏曰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民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敎化行風俗美故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愼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冬王使凡伯聘于魯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氏曰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聘于魯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胡氏曰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衆也楚丘衛地以歸易辭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周之秋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爲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甸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

王吏則皆官正涖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爲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滅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爲狄所滅則有由矣

十二月陳及鄭平

晉曲沃莊伯卒在位十五年子稱嗣是爲武公

秦文公卒在位五十年孫嗣是爲寧公

丙寅五年秦寧公元年曲沃武公元年春三月鄭伯使宛歸祊田于魯

公羊氏曰祊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左氏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胡氏曰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内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巡狩矣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

所受之邑矣故經曰我入祊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夏六月蔡宣侯卒在位三十五年子封人嗣是為桓侯

王命虢公忌父為卿士

左氏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前編曰鄭伯爭政之由桓王伐鄭之故皆原於虢

秋十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左氏曰齊人卒平宋衛于鄭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林氏曰瓦屋周地此參盟之始有盟然後有主盟也○陳氏曰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於是輸平於魯而齊亦為艾之盟以平魯為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所謂成三國也東諸侯之交盛矣○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絕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詛盟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於參盟書曰謹其始也

八月鄭伯以齊人來朝

丁卯六年蔡桓侯元年春王使南季聘于魯

林氏曰南季天子之大夫也○胡氏曰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

子美

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恝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賑者一賵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

冬鄭伯為左卿士以王命伐宋告于魯魯侯齊侯會于防

左氏曰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鄭人以王命告魯伐宋隱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前編曰按自鄭公孫滋奔宋宋公子馮居鄭宋鄭交兵非一日矣鄭伯自交惡以來意本不王四年強入朝亦為王所不禮矣然其意在於挾天子以令諸侯故不禮而不退虢公分政而不退將以濟其私也於是以王命伐宋又以王命會齊魯之師以

子美

伐宋而不以王討之
甚矣鄭伯之私也

秦自汧渭之間徙居平陽

史記曰文公五十年卒葬于西山竫公子立
是爲寧公寧公立二年徙居于平陽伐蕩社
三年滅之

戊辰 七年春二月齊侯魯侯鄭伯會于中丘

夏魯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春正月隱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
丑盟于鄧爲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
伯伐宋○林氏曰言先會明
非隱公本期伐宋之日也

六月魯侯敗宋師于菅取郜取防

左氏曰六月隱公會齊侯鄭伯於老桃敗宋
師于菅鄭師入郜歸于魯鄭師入防歸于魯
○前編曰按三國伐宋取郜取防何以獨歸
諸魯魯之於鄭本仇也於宋本好也魯以行
人失詞而不救宋鄭於是始輸平今又會魯
以伐宋故以二邑歸魯蓋欲堅其利鄭而絶
宋也鄭魯苟以王命伐宋則削其地以爲王
土可也鄭安得以予魯魯亦安得受之於鄭
噫諸侯之行
其私亦甚矣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氏曰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秋七月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知而敗○胡氏曰稱伐稱取兼之也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用奇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四國已鬪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當此刑矣

冬十月齊人鄭人入郕

胡氏曰左傳云宋公不王鄭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爲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辭也苟以爲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

巳巳八年春滕侯薛侯朝于魯

林氏曰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

夏魯侯鄭伯會于時來時來鄭地

秋齊侯魯侯鄭伯入許

左氏曰夏魯侯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秋魯
會齊侯鄭伯伐許傳于許瑕叔盈以蝥弧登
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許莊
公奔衛齊侯以許讓魯隱公隱公曰君謂許
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
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
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
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
二父兄不敢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
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
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
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
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
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
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
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
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
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
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桓之十五
年許叔入于許〇前編曰按齊侯以許讓魯
而隱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則入許
者齊之志也鄭伯先登遂入許則入許者鄭
之功也讓魯而魯不敢受固也與鄭以疇其
功宜矣而鄭亦不有焉何也鄭以齊魯之師

伐宋故齊亦以魯鄭伐許齊之志魯與有力而鄭自有之終必以此致隙安保齊之不終於爭故曰况敢以許自爲功又曰其能久有許乎然則何不以歸之齊歸齊則恐其終逼已也故曰無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傳者謂其度德量力無累後人或者謂得而弗有此豈其本心哉內防其患而外利其名爾

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與鄭人以蘇氏之田十二邑

左氏曰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攢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前編曰按鄭之伐宋取三師又入郕爲王命討也至是論功加邑可也而取其四邑之田與之以不能有之土何哉此可見鄭假王命以報怨非王意也桓王知其久假多俘是以有四邑之取知其長於用兵是以授之專據之邑桓王處此可謂以詐御詐者矣

冬十一月魯公子翬弑其君隱公而自立是爲桓公

隱公在位十有一年遇弑

經書壬辰公薨諱之也

左氏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胡氏曰致隱公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弒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慮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弗早辯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弒魯史必實書其曰公薨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爲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弒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不同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

庚午　九年　魯桓公元年　**春三月魯侯鄭伯會于垂鄭伯以璧假魯許田**

左氏曰桓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前編曰按鄭以祊易許其請久矣故嘗先歸祊隱公受之已入祊矣而許田

則未與也隱公豈以朝宿之邑重於予鄭邪或者廣狹肥磽之非鈞也桓弑隱而立即修好於鄭而鄭要之以許爲垂之會且加璧焉於是卒與許田矣蓋鄭以貪易許而桓以餒賂鄭也

夏四月魯侯及鄭伯盟于越

左氏曰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胡氏曰垂之會鄭爲主也故春秋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春秋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爲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

燕穆侯卒 在位十九年子嗣是爲宣侯

辛未 十年 燕宣侯元年 春正月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立公子馮 是爲莊公殤公在位十年遇弑

左氏曰宋穆公卒召孔父而屬殤公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大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公羊氏曰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君者孔父可謂義形

於色矣○前編曰按宋殤公十年十一戰大抵皆與鄭戰耳其獨與鄭爲仇者以馮之在鄭也宋宣公舍與夷而立穆公穆公又舍馮而立與夷意非不善也爲殤公者迹穆公之轍雖復以國與馮可也而亟尋師于鄭唯恐馮之尚存卒以此斃其民而華督得借是弒之殤公益有以自取矣孔父無死節之義其不免於失諫之譏乎但左氏書孔父見殺之由起於內故非矣

當從二傳爲正

二月魯侯齊侯陳侯會于稷以成宋亂

林氏曰稷宋地成平也弒君之禍接迹於天下葢於是始○胡氏曰按左氏爲賂故立華氏也鄭定公時有弒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華督弒君之賊凡民罔不憝也而魯桓公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春秋特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

以示貶焉

夏四月魯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

左氏曰魯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

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舃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曰始懼楚也○公羊氏曰鄧與會爾○胡氏曰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

壬申　十有一年　宋莊公元年　春晉曲沃敗晉師于汾隰

獲晉哀侯欒成死之晉人立哀侯子是爲小子侯

左氏曰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侯於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國語曰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敎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敎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鬬而死○史記曰陘庭與曲沃武公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林氏曰諸侯不請命而私相命於是始○胡氏曰公羊氏曰胥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受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爲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荅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穀梁氏曰盡而復生謂之既○公羊氏曰既者何光明滅盡也○胡氏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為變大矣先儒以為荊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魯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讙魯侯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氏曰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不可不謹也○前編曰按魯桓與翬弒隱而為君相歸許於鄭會齊鄭陳以成宋亂成昏于齊桓親會而翬為之逆桓又親為會以受之君相之間所以求寵於諸侯求援於大國者為謀亦至為禮亦恭矣而桓之所以自隕者卒以姜氏人力不可以勝天如此夫

癸酉 十有二年 晉小子侯元年 春正月魯侯狩于郎

胡氏曰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皆有常所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可不謹乎

夏王使宰渠伯糾聘于魯

胡氏曰糾位六卿之長春秋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操行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乃爲亂首承命以聘弒君之賊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

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

左氏曰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秦師侵芮芮敗焉小之也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十八年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晉曲沃稱弒哀侯于曲沃

史記曰小子侯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于曲沃○賈逵曰韓萬桓叔之子莊伯弟也

甲戌 **十有三年春正月陳桓公卒** 在位三十八年 **文公子佗弒太子而自立**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曰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王使仍叔之子聘于魯

胡氏曰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家非公選也○前編曰按周衰簒弒之臣必假天子之命以自立天子從而命之此已周之失道矣魯桓之幼也王室常賵其母矣至是弒立求寵于諸侯未嘗有王覲之請也而居有之其無王益甚矣周何求於魯非惟不討其罪不責其朝聘也而反聘之於列國猶報聘也而期年之內未聞魯有一大夫如京師者而周又聘之桓王拳拳於魯如此豈禮其能弒立耶王聘之不足重如此禮樂不出於天子而政令不行於天下亦王室自取焉爾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氏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胡氏曰魯桓弒君而自立宋督弒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也則遣使聘焉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爲自將以攻之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不書天王端其本也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以明君臣之義也戰于繻葛而不言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又以存天下之防也○陳氏曰春秋不始於平王始於桓王也東周之不競鄭莊公爲之也莊公相

平王王貳于虢至于交惡平王崩四年而鄭始朝於是鄭虢相桓為左右以王命討宋不庭而合齊魯之師于中丘入郕又入許魯翬之相桓宋督之相莊鄭有力焉王奪其政而遂不朝王固有以失鄭矣自將以討鄭討鄭而克是仲康之師也春秋可以無作而戰焉王卒大敗故曰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

乙亥　十有四年春楚子熊通侵隨因使隨請爵于王王不許

左氏曰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弃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

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史記曰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固請尊楚王室不聽○前編曰按史記所載當是薳章求成之辭爾春秋之世憑陵諸夏惟楚爲甚然觀熊通薳章所言則諸夏固有以自取也○薳蔿同音委

夏四月魯侯會紀侯于郕

左氏曰會于郕謀齊難也○林氏曰紀魯之親以齊欲滅紀故魯會侯於郕以謀禦齊也

北戎伐齊齊侯乞師于鄭大敗戎師

左氏曰北戎伐齊齊侯復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焉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前編曰按北戎伐齊齊至乞師于鄭求成于諸侯則戎患亦熾矣向非他日桓公之霸則燕齊皆爲戎矣初齊侯欲以文姜妻忽而忽辭文姜之淫不待他日忽之不取必知其故矣至是有功又欲以他女妻之而忽又辭則亦失計矣雖其辭正然魯以周班後鄭忽乃恃功而輕周班焉則其識量可知也其不終也宜哉

秋八月魯大閲

林氏曰齊方嘉美鄭忽敗戎之功而忽復以周班後鄭之事怒魯魯人懼故以非時簡車馬以備不虞之患○胡氏曰大閲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仲冬大閲教衆庶修戰法爲農隙故也八月不時矣王與諸侯其禮固亦不同魯大閲非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魯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閲兵車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

蔡人殺陳佗而立免之弟躍是爲厲公

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丙子 十有五年 陳厲公元年 夏穀伯綏鄧侯吾離朝于魯

胡氏曰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穀鄧二君相繼越境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撥亂之法嚴矣○前編曰按是時楚方強大呑噬漢陽諸國鄧不再期而大敗於楚此鄧穀之君必爲楚所逼去其國而來朝者故春秋名之不然豈其近患之不恤而遠朝于魯也哉春秋之初魯未見弱於齊齊固爲強國紀有齊難穀鄧有楚難皆趨之而不知桓之不足與有爲也失其所主惜哉然魯自桓公昏于齊爲其所殺莊公昏于齊爲其所制而魯世遂弱至于宣公益不足道矣

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左氏曰盟向求成於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前編曰按盟向陽樊皆天子畿內諸侯祿而不嗣者周衰皆據爲世嗣王不能有然桓王以盟向與鄭襄王以陽樊與晉其民皆願歸王而不願爲鄭晉也此則王遷之彼則晉出之以是見周家忠厚於民而諸侯之不恤其民也惜乎周衰不足以芘之此誠生靈之不幸矣

冬曲沃稱誘弑其君小子侯 小子侯在位四年遇弑

左氏曰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明年春滅翼

丁丑 **十有六年春正月王使家父聘于魯**

林氏曰家父凡伯皆大雅之舊人也

夏楚子會諸侯于沈鹿楚子伐隨隨及楚平楚僭稱王

左氏曰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與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史記曰楚熊通欲尊其號王不許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卒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祭公如魯遂逆王后于紀

林氏曰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胡氏曰祭公王之三公也師傅之官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也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得專命不報遂如

紀而王以輕使爲失祭公以遂行爲罪矣

秦寧公卒 在位十二年 **三父廢世子而立出子**

戊寅 **十有七年** 秦出子元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胡氏曰往迎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迎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内主六官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樛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奪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

己卯 **十有八年春曹桓公卒** 在位五十五年 **子射姑嗣**是爲莊公

虢詹父以王師伐虢虢公出奔虞

左氏曰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虢公出奔虞○呂氏曰詹父虢大夫而命於天子非虢所能私討所以必借之王此王制之尚存也○前編曰使其大夫伐其國亦王制所未有也

冬十二月齊侯衛侯鄭伯與魯戰于郎

軒按左傳鄭忽怨魯以周班後鄭事詳前十四年至是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與魯戰金氏謂鄭忽恃功輕周班其識量可知固矣而齊衛爲鄭興師報私怨於魯不亦悖理妄動也哉

庚辰十有九年 曹莊公元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陳氏曰此戰[illegible]侯也戰稱君盟稱人畧之也鄭敗王師[illegible]之母家衛亦抗子突而自立其無王甚甚矣自有參盟莫甚於惡曹故春秋畧之而不罰也

夏五月鄭伯寤生卒 在位四十三年 世子忽嗣 是爲昭公

陳氏曰春秋之初罪莫大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此五國者莊公卒高渠彌殺世子忽齊人殺子亹傅瑕殺子儀國亂者二十年魯隱公弒宋殤閔相繼弒衛桓公弒宣公殺伋壽而立朔國人出朔而立黔牟齊襄公弒雍廩殺公孫無知小白殺子糾是可爲不臣者戒矣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

左氏曰初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穀梁氏曰宋公也曰人賤之也突賤之也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鄭忽出奔衛

林氏曰此書奔之始忽繫鄭突不繫鄭以突爲簒也○胡氏曰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

衛侯晉殺其二子伋壽

左氏曰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伋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伋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伋曰不可曰弃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衛宏詩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二子

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太史公曰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魯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林氏曰柔魯大夫也此大夫會盟諸侯之始

魯侯會宋公于夫鍾 夫鍾郕地

冬十二月魯侯會宋公于闞

胡氏曰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于天下爲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爲可恃也

辛巳 二十年 鄭昭公元年

秋七月魯侯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宋地

八月陳厲公卒 在位七年 弟林立 是爲莊公

魯侯會宋公于虛

冬十一月魯侯會宋公于龜

魯侯會鄭伯盟于武父

衛侯晉卒在位十九年子朔嗣是爲惠公

十二月魯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氏曰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公欲平宋鄭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前編曰按善惡各以類相爲謀魯侯軌弑其君兄而得國前日成宋亂今日平宋鄭爲鄭伐宋何其勸也

壬午二十有一年衛惠公元年陳莊公元年春二月魯侯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胡氏曰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内兵則以紀爲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爲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讐也

訂正通鑑前編 卷十二 三十二

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夫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讐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大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辭輕與齊戰而爲之援者弑君之賊簒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爲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前編曰按是役也一則齊紀爲讐也一則宋鄭爲敵也魯爲紀所主而與鄭突同惡故爲紀鄭若齊前則謀紀後則德忽之功宋責賂於突而忽奔在衛故齊衛與宋合爲一各有黨與以爲此戰也紀無罪而鄭突有罪紀與魯鄭爲黨則失所依矣故雖無罪而終

至於失國也

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敗楚師

左氏曰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楚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癸未二十有二年春正月魯侯鄭伯會于曹

夏鄭伯使其弟語如魯盟

秦三父弒出子復立故世子 是爲武公出子在位六年遇弒

冬十二月齊僖公卒 在位三十三年 子諸兒嗣 是爲襄公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林氏曰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此霸者之所由興也

燕穆侯卒 在位三十一年 子嗣 是爲桓公

甲申二十有三年 齊襄公秦武公燕穆侯竝元年 春二月王使家父如魯求車

左氏曰天王使家父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三月乙未王崩子佗踐位 是爲莊王至莊王三年始葬

夏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氏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

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
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厲公奔蔡昭公入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林氏曰忽鄭昭公也已居君位而復稱世子者明突之爲簒也○前編曰按春秋忽當喪未君而出奔故歸而復稱世子奔不書子以其不能爲子也歸稱世子以其爲前日當立者也世子當君而終不克君以是爲忽之病矣其後雖見弑而春秋不書以爲不能守國者戒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冬十一月宋公魯侯衛侯陳侯會于袲伐鄭

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秦伐彭戲氏至于華山

史記曰秦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于華山下居于平陽宮

訂正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三

乙酉 周莊王元年春正月宋公魯侯蔡侯衛侯會于曹

左氏曰會于曹謀伐鄭也○林氏曰前年謀納厲公不克故於此五國復謀伐鄭

夏四月宋公魯侯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十一月衛人立伋之弟黔牟衛侯朔出奔齊

左氏曰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惠公十一月二公子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杜氏曰朔

惠公也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子逐罪之也黔牟衛之羣公子也

丙戌 二年春正月齊侯魯侯紀侯會盟于黃

左氏曰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魯侯會邾儀父盟于趡 趡翠軌反

左氏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

夏五月魯師及齊師戰于奚

左氏曰魯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吏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胡氏曰此齊魯交兵之始齊魯之兵始於奚而終於艾陵

六月蔡桓侯卒 在位二十年 弟獻舞立 是為哀侯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氏曰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胡氏曰季字也歸順詞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為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

不携邇而不迫者也
是以見貴於春秋

魯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曰伐邾宋志也○杜氏曰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趡之約○前編曰按春秋於正月書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五月書及齊師戰于奚則黃之盟何爲也左傳謂平齊紀且謀衛夫盟爲紀衛而已不免於戰尚何能爲紀衛謀哉春秋書二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而秋書及宋衛伐邾則趡之盟何爲也左傳謂尋蔑之盟也夫方盟之而又伐之何蔑盟之能尋哉屢盟長亂春秋比事兩書之則其罪不言而著矣

秦夷三父族

史記曰秦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其三族討其殺出子之罪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鄭高渠彌弑其君昭公立其弟子亹

昭公在位六年遇弑

左氏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弑昭公而立

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丁亥**三年**蔡哀侯元年鄭子亹元年**春正月魯侯會齊侯于濼**

魯侯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夏四月丙子齊侯殺魯桓公立其子同是為莊公○桓公在位十八年遇害

左氏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返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史記曰齊襄公享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

秋齊侯師于首止殺鄭子亹及高渠彌祭仲立子儀

左氏曰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儀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杜氏曰

車裂曰轘討其弑君也時人譏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亹爲渠彌所立本既不正又不能固位安民宜其見除故卽而然譏者之言以明本意

周公黒肩謀弑王伏誅王子克奔燕

左氏曰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黒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林氏曰子儀卽王子克也辛伯以子儀庶子寵秩如嫡欲使周公稍裁抑之以銷禍難周公不從其言於難

戊子四年魯莊公元年 春三月魯夫人姜氏奔齊

左氏曰春秋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絶不爲親禮也○杜氏曰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春秋諱奔謂之遜猶言遜讓而去也○胡氏曰桓之弑文姜與焉爲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狥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擧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彦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絶不爲親禮也夫絶不爲親卽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爲允

故通於春秋然後
能權天下之事矣

夏單伯逆王姬單音善逆左作送

秋魯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羊氏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
者主之○胡氏曰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
當使之主有不共戴天之讎莊公於義不可
為之主築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
為正
也

冬十月陳莊公卒在位七年弟杵臼立是為宣公

使榮叔如魯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

林氏曰此錫命之始桓弒君兄自立不請命
而王追錫命故春秋於王不稱天○前編曰
按莊王初年有黑肩之難未遑諸侯之事也
至是以王姬歸齊而使魯主之固常理也然
莊王豈不知齊襄鳥獸之行賊殺魯侯不能
行九伐之法而反妻之耶又恐魯以桓公之
讐怠於主禮而追命桓公焉然莊王豈不知
魯桓弒君之賊生不能討幸其自斃而反追
命之耶是其區區之意不過以齊襄之強妻
之又以是和齊魯耳東遷之後王命不行於
天下而其所褒錫者如此
於是王命益不足為重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林氏曰此遷邑之始齊欲滅紀故遷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前編曰按齊之謀紀有日矣紀之季姜桓王之后則紀固莊王母家也莊王以王姬歸齊將以固婚姻耳王姬適至而遷紀三邑禽獸之人固無施而不悖也春秋書紀季姜與王姬之歸詳而不畧則齊之罪自著矣

己巳 五年 陳宣公元年

冬十二月宋莊公卒 在位十八年子捷嗣是爲閔公

庚寅 六年 宋閔公元年 夏五月葬桓王

胡氏曰左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葢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爲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始終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陳氏曰會葬不書其人必有故也而後書其人文公使公子遂葬晉侯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弓葬宋公滕侯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成公弔喪而定王不書葬楚康王卒襄公送葬而靈王不書葬不臣于周而諂於晉楚春

秋諱之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酅戶圭反）

左氏曰紀齊於是乎始判○公羊氏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杜氏曰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

燕桓侯卒（在位七年）子嗣（是為莊公）

辛卯 七年（燕莊公元年）春三月楚子伐隨卒于師（在位五十年）子熊貲嗣（是為文公）始都郢

左氏曰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發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于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史記曰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樠音朗溠側嫁反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林氏曰不期而會曰遇

紀侯大去其國

左氏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冬魯侯及齊人狩于禚

穀梁氏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刺釋怨也○前編曰按文姜之亂與魯莊之忘讐其事情皆有自來姜之謚爲文計必有秀慧之質晨雖之才自其家而傳公已驕之觀其嫁而父親送之要其夫親愛之可知已雄狐之事計必已又鄭子忽之辭昏計必知此不然豈其已嫁中年與夫俱返而始通之耶詩序謂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以至淫亂爲二國患失自桓公已不能防閑其妻與之如齊矣則莊公豈能防閑其母禁其如齊乎夫母不可禁禁其僕從可矣程子固有是言亦詩意也防閑其母借曰不能亦宜有所不忍矣何至躬與齊侯狩耶莊公忘父而制於母齊襄與文姜之謀巧矣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子而季友之祥慶父之材皆不在人下也故齊襄殺桓而以立莊爲德文姜又挾舅氏援立以固莊莊公而讐齊制母焉則三公子皆君也是以莊公俛首帖耳非惟狥其母之淫今年會于禚明年享于祝丘明年如齊師又明年會于防于穀也而已亦有禚之狩有伐衞之會有圍郕之會焉葢制於其母以立巳爲齊之德而

不讐也春秋之所諱惟史記畧言其故而康節知之故經世書曰齊襄公殺魯桓于濼立其子同可謂得其情矣

壬辰 八年 楚文公元年 冬齊人宋人魯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氏曰納惠公也穀梁氏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癸巳 九年春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氏曰王人救衛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寗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〇公羊氏曰朔何以名犯命也其言入篡辭也

冬齊人以衛俘歸于魯

左氏曰齊人歸衛寶于魯文姜請之也

甲午 十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左氏曰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〇杜氏曰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

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夜半乃有雲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

乙未 十有一年夏魯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左氏曰春秋書及齊師者親仇讐也圍郕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冬十一月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襄公在位十二年遇弒

左氏曰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嫡襄公紬之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請代弗許故二人因無知以作亂弒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秦滅小虢

史記曰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號

丙午 十有二年 齊桓公元年 春齊人殺無知魯侯及齊大夫盟于蔇

夏魯侯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是爲桓公

左氏曰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魯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魯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秋八月魯及齊師戰于乾時魯師敗績

胡氏曰按左氏戰于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讐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恥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讐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爲復讐與之戰也故沒公以見恥若以復讐舉事則此戰爲義戰當書公于敗績之上以示榮矣

九月齊公子小白立齊人取子糾于魯殺之

左氏曰鮑叔帥師言于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管仲請囚

齊侯以管夷吾爲相

左氏曰鮑叔告魯殺子糾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〇國語曰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爲宰辭曰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

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瀕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若之何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

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何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藁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茅蒲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斂以從事於田野是皆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農之子恒為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故以耕

則多粟以士則多賢是以敬畏戚農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柰何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稅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

之乎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陳力尚賢以勸民知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國語又曰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曰西伐何主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曰北伐何主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陶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酅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從之而霸功立○管子書曰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子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説於是齊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要領臣之禄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爲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莫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汚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爲不可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

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公曰柰何對曰公子舉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遊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巧轉而兑利請使遊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小廉而苛忕足恭而辭結正荆之則也請使往遊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遜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無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公曰善

○管子書又曰桓公曰吾何以富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謹鹽筴與鐵官之數其餘輕重準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讐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

○劉恕曰管仲之書大抵審輕重法術持度量權衡以籠天下之權致鄰國之弱盡地利以成富強完兵械以臨不服仗王室之威為諸侯之長其術類商鞅其言如韓非其寬厚曠大則過之固非王者之佐矣管仲之德蓋不及其

才也○前編曰按論語子路子貢之問皆謂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疑其非仁夫子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蓋許其仁之功也程子言此大約以桓兄糾弟爲斷然荀子又有桓公殺兄之說觀當時事體子糾必弟也然其是非不待兄弟而後可斷顧子糾名義已失不得爲正爾何者方齊之將亂也鮑叔牙奉小白奔莒矣襄公之弒子糾固在内也所當正君赴難明義討賊以靖國也而乃奔魯若能乞師復讐猶之可也及雍廩殺無知内難已定方圖再入既而桓公自莒先入靖國人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爲者邪而管召方

輔之用師伐國是眞以亡公子而抗齊君耳前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之輔糾爲不義罪已可殺桓公不殺而用之則安得而讐桓乎故先師子何子謂猶今叛者既赦自無可死之理此夫子所以不責其死也或曰夫子荅子路子貢之問不明言其所以是非何也曰聖人之言正如神化無迹而功用自見要在學者思而得之耳然其事之是非則明書於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内不受也糾不稱子不宜立也書齊小白入于齊係之齊可立也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稱齊人國討也稱子譏齊也稱取弱魯也糾之死固當而桓公殺之爲已甚耳然則管仲將得爲仁乎曰夫子許管仲以有

仁人之功耳使二子之始鬪也曰管仲仁乎
則夫子所以荅之者又必異乎此矣管子書
稱齊使鮑叔傅小白不出而管仲勉之鮑叔
乃出謂管仲之期待小白已乂自述其所以
自期者死齊不死糾是則後人傳會爲管仲
文其事而不知其義者也○怢音逝苟容怢
習言多所
慣習也

丁酉　十有三年春正月魯侯敗齊師于長勺

左氏曰齊師伐魯莊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
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
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
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
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
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
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
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
未可下視其轍登軾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
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
再而衰三而竭彼竭而我盈故克之夫大國
難測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
之○前編曰按此齊桓修納糾之怨也魯事
齊讐爲所弱矣至是曹劌用而始勝齊然魯
之用奇自是始春秋書敗齊師書其實亦以
示貶
也

二月魯侯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林氏曰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也此遷國之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魯侯敗宋師于乘丘齊師還

左氏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而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陳氏曰其言次以桓公圖覇而未集也桓公所甚汲汲者魯也苟不得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于郎將以詘魯爾於是書次用見桓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書齊師宋師次于郎以志齊伯之難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以志楚伯之難於此焉可以知人心矣不苟於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苟於從楚是人心猶有晉也有王者作天下往歸之矣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左氏曰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子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史記曰楚伐蔡虜蔡侯已而釋之楚强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經世曰自是江漢之國皆服于楚○陳氏曰是夷夏之大變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氏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陳氏曰書滅國始此然則滅國自齊桓始乎前乎此矣曷為以首亂罪齊微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迹於天下春秋之際滅國三十六五伯為之也

戊戌 **十有四年夏五月魯侯敗宋師于鄑**

左氏曰宋為乘丘之役故侵魯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冬王姬歸于齊

左氏曰齊侯來逆共姬○杜氏曰魯主婚不書齊侯逆不見公也

己亥 **十有五年秋八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閔公在位十年遇弒 **宋人立公子御說** 是為桓公

左氏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

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〇胡氏曰君弒而大夫死于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強禦足爲求利而逃難者訓矣太宰督亦死其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

冬十月宋萬奔陳

左氏曰萬弒閔公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王崩太子胡齊踐位 是爲僖王

前編曰按莊王崩葬不書於春秋周不赴告魯不奔會也其時可知矣而他國又可知矣

庚子 周僖王元年 宋桓公元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林氏曰衣裳之會一也序齊於諸侯之上而獨書爵始霸之辭也自是無特相盟會者矣

王風之什絕筆於莊王而僖王之立齊桓之霸皆在是年此王霸興衰之機也○胡氏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霸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氏曰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林氏曰遂國[illegible]舜之後也

冬魯侯會齊侯盟于柯

左氏曰盟于柯始及齊平也○世家曰齊桓公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柯而盟魯將盟曹沬以七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沬去七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沬管仲曰許之而背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與曹沬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公羊氏曰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公曰寡人之生不若死矣曹子曰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

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劒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前編曰按左氏於莊公之篇多缺無傳雖有不詳晉楚之事雖未見於經而傳獨詳然終春秋之傳晉楚事詳于諸國蓋其時晉之乘楚之檮杌與魯春秋並行故晉楚之事左氏得以參考備書之齊桓始霸左氏於其事獨畧豈齊之史册有未備邪如北杏之會左氏以爲平宋邵氏以爲伐魯遂之滅左氏以爲北杏之不至史記以爲魯之獻邑邵氏以爲取魯之邑

柯之盟史記公羊以爲曹沬之刼也夫北杏之會當不止爲一事魯亦豈無故而即爲柯之盟春秋於齊桓之事凡齊之侵伐皆不書書及書敗而已遂在濟北必魯之附庸也齊未得魯必有來伐之師伐遂而卒滅之以威魯也是以魯忍而與齊平爲柯之盟此其事實也故當從邵氏之說然管仲得君之初固嘗曰南伐以魯爲主反其侵地矣至是而始反之也曹沬之刼不見於左氏而世多稱之今存之以待參考

辛丑 二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胡氏曰按左氏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

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爲貶齊稱人誤矣○前編曰按宋有弑君之亂既已討賊立君矣而北杏之會方且曰平宋亂今又伐[illegible]齊桓念宋殤之從已欲立其子而宋人不從也耶此必有致也

夏齊侯使來請師王命單伯會伐宋

左氏曰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林氏曰單伯周大夫於是諸侯初用王師○陳氏曰春秋之初王室猶甚威重也衛之定州吁陳之立鄭忽紀之求成于齊皆欲假寵於王齊侯之與亦必請王師而後專伐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知有王矣

鄭人弑其君子儀鄭厲公自櫟入于鄭

左氏曰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

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容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遂自縊

秋七月荊入蔡

左氏曰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林氏曰荊卽楚文哀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衞侯鄭伯于鄄

林氏曰衣裳之會二也齊桓修霸業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于天子故以單伯會諸侯此諸侯會王臣始也○前編曰按單伯三時于外桓公挾之以令諸侯必不止于爲宋也是以明年桓自主鄄之會而齊始霸矣

軒按林氏謂齊桓以單伯會諸侯平宋亂欲歸功于天子噫斯言過矣余意齊桓圖霸之初唯恐諸侯不服從乃請師於周以伐宋正欲挾天子以令諸侯而要功于已此孟子所謂假之者也觀明年桓自主鄄之會其初心卽畢露矣曷嘗有歸功天子

意

哉

晉曲沃伯稱滅晉弒其君緡

壬寅 三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氏曰齊始霸也○史記曰桓公專任管仲號仲父國事皆令問仲父故仲得盡其才而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成霸功者仲之力也○林氏曰衣裳之會三也○胡氏曰齊桓所以有始而無終者大本不正也使齊桓果有匡天下之志而不求自利則管子天下之才也當以見諸天王上言文武之勤中述成康之盛下陳今日之衰微蓋自幽王滅于西戎秦人力戰取豐鎬平王東遷于成周虞號魏芮皆畿内諸侯乘亂各據土宇王畿中斷無西偏矣使齊桓管仲入贊天王匡正畿甸以修王畧謹五禮以齊諸侯整六軍以膺戎狄則周室赫然中興而王化行矣惜乎齊桓管仲不知出此而溺於飲宴衽席之間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鄭人侵宋

胡氏曰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或侵或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鍾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癸卯 四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氏曰諸侯爲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諸侯伐鄭宋故也○林氏曰齊楚爭鄭於是始

秋荊伐鄭

前編曰鄭有虎牢之險爲中原襟喉齊晉之霸常與楚爭鄭爲是故也先師子王子曰新鄭之地前嵩後河右洛左濟虎牢之險天下之所脊自豈不足以屏王室而霸諸侯然春秋被兵之頻未有甚於鄭者何哉歷十六君無一起人意者不能運地勢之所長反爲地勢之所累其國則中原之咽喉也齊晉秦楚欲霸諸侯必得鄭而後可霸所以爲天下戰爭之的也使其有英君出於其間內連王室之親外守山河之固挾王命以令諸侯禮樂征伐必自天子出是則東周之周召也五霸何敢跋扈崛强於後先哉

軒按王氏論鄭之地勢爲中原咽喉五霸戰爭之的極是至謂使有英君出於其間挾王命以令諸侯禮樂征伐必自天子出是東周之周召也則外矣何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權在天子乃天下有道諸侯用命事也若曰挾王命以令諸侯則復昭五霸之假名爲尊王而禮樂征伐寔自諸侯出權不在王矣如是而欲威服五霸比隆王佐挽頹風以復西周之盛有是理乎此王霸誠僞之辨間不容髮者觀者詳之

冬十二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氏曰鄭成也○公羊氏曰同欲也○穀梁氏曰同尊周也○林氏曰衣裳之會四也○陳氏曰諸侯初主盟也夫主盟者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王者不作舉天下而聽於一邦古未之有也於是始書曰同盟同衆辭也猶未乎以專主是盟也再盟于幽之後天下知有齊桓而已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是爲武公

史記曰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寶器賂獻于周釐王王命武公爲晉君列於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始都晉國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呂氏曰考之左傳平王時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潘又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曲沃莊伯弑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簒晉僖王反受賂命爲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于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秦武公卒在位十九年弟立是爲德公

史記曰武公葬雍平陽初以人從葬

楚滅鄧

左氏曰初楚文伐申過鄧鄧祈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鄧侯弗從還年楚子伐鄧是年楚復伐鄧滅之○呂氏曰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亡係於我之治亂反謂係於楚子之死生汲汲然欲殺之忘内而憂外何其踈也環楚而國者如陳蔡鄭許下至江黃道栢之屬不可一二數楚不先加兵而唯急於滅鄧者豈非見鄧有可乘之釁乎吾有可乘之釁而不憂顧以鄰敵爲憂雖楚子可得而殺猶有楚國存焉雖楚國可得而滅猶有諸侯存焉爲吾憂者未始有極也當是時強凌弱衆暴寡之風徧於天下齊人滅譚晉人滅虢書於諸侯之策矣國有釁可乘諸侯將爭欲滅之亡鄧豈獨一楚哉三甥之謀謬戾明矣而世猶有追恨鄧侯不用其言者蓋小人之情咎人而不咎巳宜其咎楚而不咎鄧也

蔿國以晉師伐夷詭諸殺之周公忌父出奔虢

左氏曰初曲沃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

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至惠王立復之〇杜氏曰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周公忌父王卿士辟子國之難

郳子克卒子瑣嗣

杜氏曰郳國曹姓周武王封郳挾爲附庸居郳自挾至儀父十二世儀父從齊桓公尊王室始進爵稱子儀父克之字也

甲辰　五年　秦德公元年　春齊人執鄭詹秋鄭詹自齊逃于魯

左氏曰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晉武公卒　在位三十八年　子詭諸嗣　是爲獻公

王崩太子閬踐位　是爲惠王

秦徙居雍

史記曰秦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畤

訂正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三　終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